

武大卽時趕出。不容在房子里住。武大不覺。又尋紫石街西。王皇親房子。賃內外兩間居住。依舊賣炊餅。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。見他一味老實。人物猥獷。甚是憎嫌。常與他合氣。報怨大戶。普天世界。斷生了男子。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。每日牽着不走。打着倒腿的。只是一味味酒。着緊處。都是錐扎也不動。奴端的那世裡悔氣。却嫁了他。是好苦也。常無人處。彈個山坡羊爲証。

想當初。姻緣錯配奴。把他當男兒漢看覷。不是奴自己誇獎。他烏鴉怎配鸞鳳對。奴真金子埋在土里。他是塊高號銅。怎與俺金色比。他本是塊頑石。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。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。奈何隨他怎樣。到底奴心不美。聽知奴是

塊金磚。怎比泥土基。

看官聽說。但凡世上婦女。若自己有些顏色。所稟伶俐。配個好男子。便罷了。若是武大這般。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。自古佳人才子。相湊着的少。買金徧撞不着賣金的。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。賣到晚方歸。婦人在家。別無事幹。一日三餐。吃了飯。打扮光鮮。只在門前。簾兒下站着。常把眉目。嘲人雙睛。傳意。左右街坊。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。賤見了武大這個老婆。打扮油樣。沾風惹草。被這干人在街上。撒謎語。往來嘲戲。唱叫這一塊好羊肉。如何落在狗口裡。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。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。在屋裡。風流伶俐。諸般都好。爲頭的一件。奸偷漢子。有詩爲證。